

名家名家书系

金克木 著



咫尺天颜应对难

咫尺天颜应对难

金克木著 陈伟光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8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咫尺天颜应对难/金克木著；陈伟光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8 (名人名家书系)

ISBN 7-80002-870-4

I. 咫…

I. ①金… ②陈…

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5127 号

书 名：咫尺天颜应对难

著 者：金克木 编 者：陈伟光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科技印刷厂

责任编辑：韦 光

封面设计：王 华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199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3.375

字 数：26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7-80002-870-4/I·184

定 价：16.80 元



金 克 木

● 名人名家书系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 忆旧 · 怀人 ·

旧巢痕(节选)	(3)
庶出	(3)
三个姐姐	(8)
二嫂	(13)
第一个女朋友	(18)
二哥	(23)
遥寄莫愁湖	(27)
我的“偷袭”	(31)
送俞敏教授	(36)
珞珈山下四人行	(40)
末班车	(46)
叹逝	(54)
俞楼春仍在	(59)
——敬悼俞平伯先生	
一点经历 · 一点希望	(62)
悼子冈	(67)

· 杂感 · 随想 ·

“话语”世界随笔	(73)
《雅歌》·《寡妇赋》	(77)
闲话哲学	(89)
续断	(93)
幻庵棋士乘船来	(96)
开头五十手	(103)
闲话围棋心	(105)
食人·王道	(110)
诸葛亮“家训”	(116)
高与低二题	(120)
文学的全面	(120)
笛卡尔的死	(121)
“哈雷”天外来	(122)
雪耻	(124)
太老师的故事	(126)
“海”边书抄	(128)
两根灯草	(131)
小辫子老头	(134)
用艺术眼光看世界	(136)
“犊子”与“老骥”	(142)

寂寞	(145)
----------	-------

· 谈 读 书 ·

读书——读语言世界	(151)
“书读完了”	(158)
古“读书无用论”	(167)
九方皋读书	(175)
读书法	(178)
古今对话：读书	(181)
小泉八云	(185)
与书对话：《礼记》	(188)
读者和作者	(192)
内和外	(195)

· 谈 八 股 ·

《八股新论》引子	(201)
父子对话：八股文学	(205)
《东莱博议》	(210)
咫尺天颜应对难	(213)
红楼八股砚香词	(223)
高鹗的八股文	(233)
闲谈“八股文学史”	(241)

· 谈 小 说 ·

古典小说:《儒林》·《镜花》	(247)
阿 Q——辛亥革命的符号	(251)
妇女群像	(255)
《祝福》《杀夫》	(258)
百无一用是书生	(271)
——《洗澡》书后	
《活动变人形》书后	(280)
爱·情·真·幻	(289)
谈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	(293)
奇书的平凡	(300)

· 谈诗、散文 ·

新诗·旧俗	(305)
诗疑妄测三则	(318)
“玉衡指孟冬”	(318)
“悠然见南山”	(320)
“拣尽寒枝不肯栖”	(321)
《银翘》·《剪云》	(324)
与诗对话:《咏怀》	(328)
读《声无哀乐论》	(332)
“只千古而无对”	(335)

一谈散文:《试笔》	(339)
再谈散文:《旁观者》	(343)
疑“散文”	(347)
与文对话:《送董邵南序》	(350)

· 谈 文 化 ·

试破文化之谜	(357)
从孔夫子到孔乙己	(369)
门外议儒家	(382)
无文的文化	(390)
文化问题断想	(403)
何谓“文化危机”	(407)
北京对话	(409)

编后记	陈伟光(415)
------------------	----------

忆 旧 · 怀 人

旧巢痕* (节选)

庶 出

公元一九一二年，即孙中山在元旦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宣布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并改用阳历的那一年，旧历七月初、新历八月中的一个炎热的晚上，在江西省 W 县的县衙门后面一所房子的一间小小的偏房里，一个男孩子呱呱堕地了。

这位母亲的虚岁只有二十一岁。她在“坐草”时昏昏沉沉地仿佛听见“收生婆”低声咕噜一句，“男孩”；但她正在痛苦中

* 《旧巢痕》是一本小说体回忆录，署名“辛竹”，三联书店 1985 年 12 月出版。原书共 56 节，无节题。本书选取其中部分节或段落，节题皆由编者所加。

挣扎，也没有理会到这一个词儿的严重含义。后来她被“收生婆”扶上床去，半卧半靠着躺在床上，身旁放着刚从她身上脱离出来的包扎好了的小娃娃，这时她才稍微清醒一点，耳边似乎听到了“收生婆”在外面中间堂屋里大声报喜：

“恭喜老爷！恭喜太太！添了一位小少爷。”

接着是闹哄哄的领赏和谢赏的声音。她望了望身边的闭着眼睛不哭不叫的小男孩，明白了自己是生下了一个儿子，随即闭上眼睛睡去了。

并没有人进屋来向她道喜。她只是一个生产工具，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归她所有，而是属于老爷太太的。

她的这间屋的门框上面还贴上了一个小小的红布条，表示这是产房，有“血煞”，告诉人不要进去冲犯；产妇也在一个月內不能出这房门。这叫做“坐月子”。

她昏睡着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也许是只有一会儿，觉得有人进来；开眼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年妇人，手里捧着一碗红糖水，递给她喝，并且说：

“恭喜你呀！生了一个小少爷。这就好了。”

接过空碗后，她又说：

“老爷听说生的娃娃是男的，很高兴，说他明年就六十岁了，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又得了一个儿子，是老来福，看来他运气还没有变坏。还说他今天卜过一卦，很灵。你好好养息，躺在床上不要动，身体要紧。我马上给你端两个荷包蛋来。活鲫鱼买来了，做汤，给你‘表’下奶。有了奶就什么都不愁了。唉！你要早一年生就好了，那时老爷还做着官，哪里会像现在

这样？”

她接着又低声说：

“你好好养息，不要着急下地。听说外边乱得很。有人说会到衙门来抄县官的家。我想是谣言。你不要怕。老爷这样大年纪。你有了少爷就什么都不要怕了。我过一会就来。”

这位对她十分体贴的中年妇人是“包厨”的大师傅的妻子。她到现在还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夫妇两人是县官的小同乡，从安徽的乡下远来投靠，给县官做家乡饭菜，渐渐包办了全家以至全衙的伙食，也积了一点钱，只是愁没有儿女。她正在盘算着要买一个女儿来“压子”。

产妇又望着身旁的孩子。孩子还是闭着眼睛熟睡不醒。她朦朦胧胧地想着：“生了一位少爷，这就好了。”这时她才想到，自己的一辈子就靠这小小的一块肉了。想着，她不由得亲了一下这块从她身上取下来的肉。小娃娃张嘴轻轻发了一点声音，却还是没有醒过来。

这位年轻的母亲现在完全清醒过来了。她身上还隐隐有余痛，可是她不顾这些，只想到一件事：“我生了一个儿子，该不会再卖我了吧？”

这个还不到二十周岁的姑娘已经被卖三次了。

她记得自己是生在 K 县的一家铁匠铺里，小时天天听到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不知为什么她只有几岁就被卖到一家人家去当了丫头。从此再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她每天干着各种各样的零星活，挨打，受骂。到十来岁时又被卖到一个做官的人家，到了南昌府。这家姓 Y，官派十足，和前一家不同。她

干的活也不一样了。她要侍候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对她的要求也不一样了。不但要懂得做官人家的规矩，还要打扮得像个丫头样子。她梳头、穿衣、走路、行礼、叫人、拿东西、当厨师下手、给太太端烟袋等等都可以过得去，只有一样没法办：大脚。她在家时不曾裹小脚，买她的那家不是大户人家，又要她干粗活，也不管她的打扮，只形式上裹上了，实际上脚还在自由生长。可是 Y 家的规矩不一样。尽管是丫头，也不能不裹小脚。大脚就是犯法。虽然下等人妇女可以大脚，但是大家门户里连丫头也必须有“三寸金莲”才像个样子。于是她受罪了。一丈来长的裹脚条裹了又裹，还加上白糖一样的也许是矾的东西，据说能使骨头变软。裹脚并不能减轻她的工作；一切照常，一点马虎不得。脚整天痛得要命，却一点也不见小，只能求它维持原状，不再长大。可是这也不行，无论如何也要把脚指头狠命裹得成为一个尖子。鞋子只能缩小，不准放大，鞋前头必须成尖形。她的一双脚像放在铁鞋子里一样，走起路来一扭一捏，受尽了罪。她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便实行了暗地的反抗。到晚上，上床后，她在被窝里偷偷把裹脚条松开了，舒舒服服地睡一大觉。白天她再照样活受罪。这样的结果，整个脚没有再长大，鞋子没有加尺寸，可是脚骨也没有变形，没有缩小，只是脚指头裹得弯曲紧缩，成了不大不小的畸形的脚。这双大脚使 Y 家的人直叹气。但是打和骂和罚她不吃飯也改变不过来。这双大脚使她在 Y 大老爷身边留不住了，只能当干粗活的丫头。十八岁还未满，主人就把她卖出来了。她只知道出卖的原因是这双挨骂的大脚，至于其他什么道理，那是官府人家

的事，她一点不懂，也不知道。

Y家叫人卖她的时候，正好这位捐到W县知县的官儿来到了南昌府。这位县太爷的官太太是他的第四次续弦的夫人，还不满五十岁。她三十岁过了才出嫁，只生了一个儿子。她是小脚，又胖，本来就不大能动，近来忽得了气喘病，常常发作，坐在床上哼，要有人在身后跪着捶背。她还一把一把吐浓痰，甩得满地都是，需要有人不断打扫，要干净就得有人不断给她递吐痰的盖碗，不断洗碗，还要有人侍候她吃药，“定喘丸”。这些事，前房留下的儿子是不干的。她自己的儿子年幼，也不干。前两房留下的两个女儿只好勉为其难，可是小姐也只能轮换管管递药和捶背，打扫之类的事还得由“下人”来做。这样，有了使用丫头的必要。同时，这位县太爷本是穷秀才出身，好容易一步步奔忙到现在，才把历年弄到手的钱捐出去买到一个县官做，五十多岁才真正过官瘾。官太太更有使用丫头之必要。经官媒人一说，Y家的丫头长得又白，又年轻，身体又好，听话，能干，只是一双大脚难看，老爷和太太便都同意要。由于是从官府人家出来的，据说总共花了三百两银子才买进了门，取了一个丫头名字。不久，老爷取得了太太的同意，把她收了房，以便自己也得到贴身服侍。没想到这丫头真有福气，竟在这“鼎革”之年，老爷头上的花翎和顶戴都掉了下来的倒霉年头，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晚年得子，算是难得的喜事。这丫头在老爷的心中地位上升，竟隐隐有候补太太或是正式姨太太的资格，专等那多病的胖夫人归天了。

不幸的是，先归天的不是太太，而是老爷。